

火 驹

一九九二年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



余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编辑凡例

一、本集为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定每年选编一册，以某篇作品题目为集名。

二、本集以本市作者在地、市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和地、市以上艺术会演中演出、展览中展出、比赛中得奖与电台、电视台播出的作品为选编对象。

三、本集所选各类作品的排列以作品体裁为序，即按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随笔、杂文、儿童文学、文艺理论、故事、民间传说、曲艺、剧本、摄影、美术、书法的顺序排列；在同类体裁的作品中，以发表（演出、展出、播出）的时间先后为序。

目 录

阿夏的呢制服(小小说)	谢志强(1)
微 笑(小说)	谢志强(4)
送礼二重奏(小小说)	谢志强(8)
引 号(小小说)	李学强(11)
嫁 妆(小小说)	沈华坤(14)
一路平安(小小说)	谢志强(16)
钥 匙(小小说)	谢志强(18)
草 帽(小说)	谢志强(21)
人生无传奇(中篇小说)	蔡 康(26)
另一个谢志强(小小说)	谢志强(68)
红 幡	蔡 康(72)
辋 屋	蔡 康(85)
奶奶的死与绿色列车(小说)	<u>傅仲际</u> (97)
平凡生活中的一页(小说)	<u>傅仲际</u> (105)
苹 果(小小说)	谢志强(111)
没有结局(小说)	李学强(113)
第一印象(小小说·外一篇)	谢志强(125)
门卫阿富(小小说)	颜文祥(129)
药 费(小小说)	徐鸿来(131)
阻 塞(小说)	谢志强(133)
旧画老枫(小说)	蓝溪子(137)
“迷你”人体能转换器(小小说)	谢志强(146)
阿炳师傅的意外收益(小小说)	谢志强(149)
发 套(小小说)	徐鸿来(152)
往日的W市(小小说)	谢志强(155)

两个经理(小小说)	徐鸿来(158)
特殊任务(小小说)	徐鸿来(160)
校长(小小说)	沈华坤(162)
贺年(小小说)	宣国庆(165)
信(小小说)	谢志强(168)
顺水推舟(小小说)	徐鸿来(170)
桔子(小小说)	谢志强(172)
莫逆之交(小小说)	徐鸿来(175)
孽(小小说)	谢志强(177)
你的背影象镜子(小小说)	徐渭明(180)
红与黑(小小说)	谢志强(183)
广告词(小说)	吴铁(186)
集资(小小说)	谢志强(195)
永不掉队(小小说)	谢志强(198)
差错的界限(小小说)	谢志强(201)
拾来的先进(小小说)	徐鸿来(204)
火驹(小小说)	谢志强(207)
冬天里的春天(小小说)	谢志强(210)
关心(小小说)	徐鸿来(213)
爱情万花筒(小小说九题)	谢志强(215)
哦,那个冬天(散文)	鲁永平(239)
望见雪山的窗口(散文)	赵柏田(241)
万荣记(散文)	颜文祥(243)
车轮上的生资商店(散文)	沈华坤(246)
老马这个人(散文)	沈华坤(249)
南山不老松(散文)	颜文祥(252)
菱池(散文)	赵柏田(254)

南雷一条街（散文）	赵柏田	(256)
左邻右舍（散文）	颜文祥	(259)
木槿小屋（散文）	赵柏田	(261)
地图与灯（散文）	颜文祥	(264)
嗨，穿牛仔服的小小男子汉（散文）	陆婉慈	(266)
我说到了菊（散文）	颜文祥	(268)
我读董桥（散文）	赵柏田	(270)
无名小山记（散文）	赵柏田	(272)
山（诗）	赵柏田	(274)
诗三首	徐庆平	(276)
雪 霁（诗）	赵柏田	(278)
年轻的土地（报告文学）	姚业鑫 陈忠来	(280)
为了居民菜篮子（报告文学）	陈加欣 姚业鑫	(294)
与书毗邻（随笔）	赵柏田	(306)
萧红写鲁迅之死（随笔）	李学强	(308)
黄宗羲藏书（随笔）	赵柏田	(310)
读 画（随笔）	赵柏田	(312)
桑榆论失落 珍重告东隅（随笔）	杨 颖	(314)
谈 心（随笔）	陆婉慈	(316)
书房的话（随笔）	赵柏田	(319)
讨书记（随笔）	赵柏田	(321)
智者絮语（随笔）	赵柏田	(323)
读人与读书（随笔）	颜文祥	(325)
听 歌（随笔）	赵柏田	(327)
书 结（随笔）	赵柏田	(330)
书 忧（随笔）	赵柏田	(332)
在蛩吟和钟鸣之间（随笔）	赵柏田	(334)

真诚的极限(随笔).....	赵柏田(336)
爱情的流行唱法(随笔).....	颜文祥(338)
扫“虻虫”(儿童文学).....	李燕昌(340)
爸爸请“家教”(儿童文学).....	李燕昌(344)
探索者的足迹及其趋向(文艺理论).....	李燕昌(348)
简论《搜神记》特点(文艺理论).....	王扬 马远(360)
寻找戏剧的生命点(文艺理论).....	张金海(368)
用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姚剧音乐(文艺理论)...	张钱苗(373)
少年小说的语体探索(文艺理论).....	李燕昌(378)
微型小说的组合之道(文艺理论).....	谢志强(388)
干将莫邪是夫妻吗?	王 扬(391)
一部充满历史意蕴的影片(影评).....	黄承章(393)
我的困惑(影评).....	黄承章(395)
小青蛙“出洋留学记”(童话).....	沈乾奎 沈明敏(397)
忍辱负重的蟾蜍(寓言).....	洪 蕾 黄水桥(399)

阿夏的呢制服

谢志强

仲秋。我们五人参观团将前往A市国际贸易公司取经。临行前，头儿宣布：“各位把西装领带全部配齐，胡须都去刮刮，我们出去，已不仅仅代表我们这个部门，而是体现本市总体精神风貌。”

阿夏私下“嘀嘀咕咕”，看来难以响应号召。他穿着打扮一向不讲究，总以数年一贯制的中山装为主导服装。他对我小二十出头这一档次的青年讲：你们要找对象，不嫌头点还等到啥辰光，我嘛，辉煌年代过去了。据悉，他根本没有辉煌过。我们都有储备，哪个家中没一套两套西服？阿夏却犯难，他的体形不争气。我们往上长，他呢，浑身的肉象发面一样四下里铺开，这影响到他的光辉形象以及相配套的服装。他说：我这人好弄，服装却难弄，借也没处借。

全体到齐。确实，服装对精神面貌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一个个神采奕奕，唯阿夏相形见绌。他穿着十成新的呢制服，早白的头发倒染得乌黑锃亮，苍蝇叮上去怕也要使拐杖。

阿夏对穿呢制服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并非“超前消费”，而是对气候有个最恶劣的估计，因为，据悉，西伯利亚有股冷空气即将南下。

头儿稳定我们情绪，告诫大可不必紧张。指出阿夏理论的要害纯粹为他不合时宜的呢制服施放烟幕。

阿夏不得已偶尔也撒撒谎，按规模衡量，充其量属微型谎言，无伤大局，但他沉着，所以谎言绝对象真理一样可信。尤其对我这动辄感冒的人来说更不能不信。

抵达A市，叫了辆出租车。这里必须说明一点，头儿之所以点名点将到阿夏随行，完全是由于阿夏有着我们无法替代的特长：除了秘书工作之外，他料理后勤滴水不漏保你满意。而他往往成了整个行动的尾巴。我们精神抖擞地进入国际贸易大厦电梯，到达五楼咨询处，发现尾巴没跟上来。

头儿责成我速去寻觅。我原路返回。阿夏却被两名警卫卡在大门口了。

阿夏面红耳赤：“凭什么说我衣冠不整？”

我们阿夏无非是在时间上稍微提前十天左右穿上呢制服罢了，却绝对的一尘不染，从平整程度判断他经过了一番精心的熨烫，而且风纪扣也搭牢了，很标准。

我上前解释：“他是和我们刚才上去的四个人一道的，都在一个部门供职。”

“你们验证也验过了，”阿夏说，“难道是歧视我不够洋派？”

我考虑到目的是取经，何必僵持着，劝他：“算了算了”。

两位警卫人员也自感没趣，回到两旁。阿夏指指门侧的一块牌子，那上边写着“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

“从哪个角度哪个标准来衡量，我属于衣冠不整之列？”他气愤不已。

我尽捡宽心的话开导、安慰他。他的气才消下来。

晚上，头儿打趣地对阿夏说：“出门，要集体行动，不能落伍。”

阿夏说：“我瞧了一遍车上有没有各位遗留下来的东西，

赶上来，你们已上电梯了，两个警卫纯粹是服装歧视主义，卡着我不准进，我看你们顺顺当当，连问也没问。”

大家都窃笑不止。

四天后，回程途中，我想起阿夏的气象预报不准。阿夏说：“冷空气总是有，一定要到我们这来呀？我也没肯定说过。我看你缺乏整体意识，要从地球、宇宙这个宏观来思维。”

“你那话等于没说一样。”我乐了，说，“阿夏的理论始终有种弹性，我以为取胜了，经他一阐释，我又失败了。”

我本来想把呢制服和冷空气的话题重提，却终于没说。阿夏这些天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无非在维护什么。

（原载92年1月1日《浙江商报》）

微笑

谢志强

北京时间十点四十五分，W市微笑研究协会的会议仅剩下一项议程：A副市长作报告。可是，据电话联系，A副市长正在另一个会议作报告，接近尾声，而该会场距此地约需二十五分钟的路程。

会场出现骚动。主席台发言的是B，业已收尾。B素有“罗嗦”之称。时下，各种会议都竭诚邀请他——主要是作为备用力量填空补缺即席发言防止会议出现冷场。他的话语具有调料之功能，冗长、乏味的会议安插了他的发言犹如吸收了新鲜血液置换了清新空气随之轻松、活跃，甚至许多与会者慕名而来，事先探询是否特邀了B。

据对语言颇有造诣的今天大会主持人C评介：B的罗嗦拉得开收得拢说是一大箩捏拢没一捧，像棉花糖，在会议此起彼伏的时代，他的讲话适销对路创出名牌值得探讨。因此，C专程登门邀请，而B则放弃了三个其他行业性会议，欣然前来助兴。

“我能列席今天这个别开生面的微笑研究会成立大会，感到十分荣幸，不瞒诸位，本人就是以笑颜常开笑逐颜开著称——我不是在推销自己哦，本市在商业流通领域组织这个微笑研究协会，我个人认为，具有开拓性的战略意义。”

B打住话头，因为C凑近他的耳畔，窃窃私语一番。B微笑着频频点头，然后，笑出声，说：“本来，我的发言就此刹车

了，会议规定代表发言不得超过十分钟，而我已经享受了优惠待遇，承蒙研究会秘书长C的厚爱，要我继续多罗嗦一会儿，理由是A副市长那边的报告虽然结束，但赶到此地还有个过程，我便意识到了我的责任。我时常觉得，我的即兴发言像报纸、杂志的补白，也不可缺少。”

他的话像一撮微笑的味精，撒入会场，立时泛起微笑的轻波。作为回报，顿时响起春雨般的掌声。

“谢谢大家，刚才，秘书长向我透露，协会已聘请我为高级顾问（C插语：聘书会后补送），我决不负重望。”

又掀起热烈的掌声。

“目前，经济正在复苏，商业流通领域正采取各种形式开展促销活动，我想大家共同的冀望便是消费者竞相前来购买商品，消费者来购买商品，首先看到的是营业员的脸面，可见，研究会正是在这个背景上应运而生，及时，必要！”

场内一派寂静。那一排排脸面布着微笑像葵花一样朝着主席台。

“老实说，我进商店，第一个冀望就是看到营业员脸上的微笑。中华民族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按笑的程度不同进行划分，我们民族是笑咪咪的民族。”

场内骤然喧笑。可B却一脸的郑重。

“若以颜色来表示，中华民族的笑呈浅黄色，与非常喜欢开玩笑的南美洲大陆的鲜玫瑰色的笑相比，我们的笑更为适中、含蓄、稳重，更符合民族的特征，这种笑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它与中华民族悠久的灿烂文化融汇贯通延续至今，因此，我们应当怎样将这种微笑发扬光大，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怎样在流通领域里充分体现出来，值得研究。”

B瞥了一眼腕上的表。

“在此，我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权作抛砖引玉。”
B郑重其事地说，“怎样科学地定性定量来确定微笑这一范畴？大家知道，微笑集中地体现在面部，不知诸位可曾注意，面部的最宽处并不在两个颧颊之间，而是在颧弓之间，确定笑，主要看面部的开张阔度，换句话说，脸的总宽度与颧骨直径的长度之比即构成了笑的指数。”

B那双柔若无骨的手像两只可爱的动物亲昵着他那宽阔丰厚的脸庞，使得无数个视线随着他的手而动而动，像被无形的魅力之神牵动着。

“据测量，”B似乎将自己的脸当作数学仪器。“中国人在笑时，脸部总宽为134mm，颧骨直径长137mm，根据脸型的大小不等，笑按比例进行，这可谓最佳微笑，标准微笑，对消费者就是最佳微笑服务了。”

此刻，C起身，让位，迎接。A副市长进入会场，他拎着便携式黑色公文包。

B显示出了讲话的弹性，像列车抵达终点站了，及时刹车，说：“现在，A副市长来了，我的使命到此为止。以上讲话仅供参考。祝大家微笑常驻！”

会场爆发了潮水般的掌声，将A副市长涌往讲台，送B回到原来的位子。

C说：“下面，请A副市长为我们作重要讲话！”

A副市长谦虚地说：“谈不上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我深表歉意。在途中的车上，我过目了协会章程，其中，我很赞赏协会的宗旨：在商业系统，开展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为主体的优质服务，现在，把消费者比作上帝，我建议，为我们向‘上帝’奉献真诚的微笑而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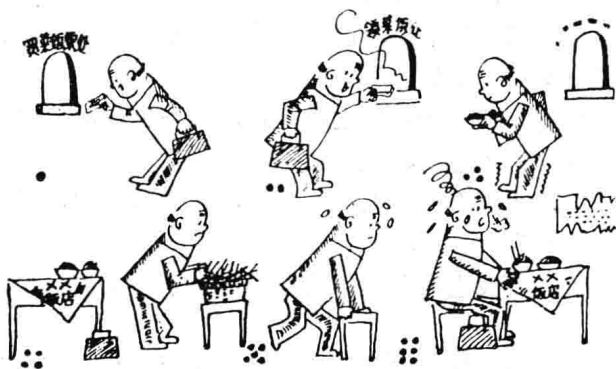
持续两分钟的鼓掌。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微笑一定会赢得‘上帝’的微笑，预祝大会圆满成功，我的话完了。”

再度鼓掌，经久不息。伴之以鲜玫瑰的笑。

C说：“整个大会按预定的议程圆满结束，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点三十分，请各位代表到二楼聚餐。”

（原载92年第一期《滇池》）



“全自动”饭店 周肇泉

（原载92年《中华老年报》）

送礼二重奏

谢志强

一

买妥了礼品，老王却犯了难。他觉得，礼品的送与收之间，也像一篇文章的段与段应有启承转合，否则就突兀；这么直通通拎着东西登门，似乎欠缺由头或是借口之类。

妻子斥他书生气十足，说：“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谁见了礼物不眉开眼笑？”

老王自有道理：“送礼也讲诀窍，烧香也得对菩萨的胃口呐，人家看你这陌生人，敢接？”

妻子说：“要么托托人，得抓紧，你这愣脾性，不知磨蹭到猴年马月？”

老王道：“我也心急煞，当爹的哪个不盼儿子弄份体面行当！”

于是，已经捆扎停当装入拎包的两瓶酒，两盒“双宝素”、一瓶雀巢咖啡、一瓶咖啡伴侣便暂且搁进了食品柜。

二

小李到底年青，敢想敢闯。上街潇洒地兜了一圈，掏出一张“大团结”买了一嘟噜礼品，直接摸到了预先知晓的门牌号码。

送出了礼，犹如完成了一个重大项目，他对妻子说：总算了却了一笔心思。

妻子炒了几盘菜慰劳他：“今晚放宽政策，你喝：局长咋讲？”

“局长不在家，开会去了。”

“哪你讲没讲出你的姓名、单位？”

“那自然。”

“探了局长夫人的口气，我调动的事有把握了？”

“包在我身上啦！那么重的礼物总会产生效益的。”

“口气倒大，你又不是局长。”

“可局长的心我已掌握住了，你也来一杯吧！”

“你倒来瘾了，灌得一嘴酒臭气，我可不叫你上床。”

三

老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连续两遍顶顶真真问妻子：“真的？”

妻子说：“还‘蒸’的煮的呢，是心肌梗塞，没来得及进医院抢救就咽气了。”

老王腾地坐在藤椅上：“可惜呀，正年轻有为。过去，还不晓得我们有这么个亲戚关系，好不容易朝里有人……”

妻子说：“过上一阶段，再另托关系，打听好哪个掌权，我们这礼品幸亏没送出。”

老王站起，说：“现在送出？”

妻子说：“你晕头啦？人死了，再送还起啥效果？”

老王固执：“照送不误！好生生的一家人家，顶梁柱坍了，比比，我们的日子比他好过了，他家从此走下坡路了，说啥，也沾着亲，这时候要出面，谁也不会讲我们老王也拍马屁了。”

四

小李夫妇像泄了气的皮球，愣愣地坐着。

她心疼那些礼品，说：“我一个月的工资、奖金加加拢呀！”

小李已听烦了，说：“送都送出手了，还净买啥后悔药呢？要不是你催得紧，我还会那么巴结？”

“呜呜……谁晓得呢？”

“不就是一个月的奖金、工资嘛！人活得没缺腿缺胳膊就行，钱靠人挣，去了还来；何况，这些钱，吃也要吃掉，不就一桌酒席嘛，挣来不就是为了消费？好啦，别哭了。”

“你讲讲轻松，我心疼这钱花得冤枉。”

“要想开。那位局长突然死了岂不更冤枉？上午还还神神气气着呢！”

（原载1992年第一期《垦春泥》）

引 号

李 学 强

老穆是我的同事。

每天报纸一到，老穆就拣出几张看起来。先看的照例是《劳动时报》与当地的日报。看着看着，老穆会眯起眼睛微笑——报纸上发了他的文章。他拉开抽屉，取出剪子，小心地把巴掌大的文章剪下来，夹进一个剪报簿。这个厚厚的簿子，收集着他历年来发表的文章，黑漆硬封面的边缘已被手掌摸得发黄，很有些年头了。

我读过老穆贴在簿子上的文章。好些剪报纸质已发黄，看上去蛮有历史感，令人回想起以往的岁月。老穆的文章，写得很流畅，很朴实，善于以小喻大，通过议论一件小事引发出一番大道理。读到这本集子的三分之一，我发现他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大量使用引号。莫说正文中引号出现的频率甚高，即使是标题，也往往用上引号。加了引号的标题几乎随手可拈：《谈“学样”》、《“入迷”和“开窍”》、《拔“钉子”》、《说“碰”》等，可以列出几十个。他年轻时的代表作，上了职工业余学校语文教材的那篇《“磨刀”与“割麦”》，标题中就有一对引号。从50年代的文章到80年代的文章，老穆爱用引号成了数十年不变的惯例，使人目不暇接。他不久前发表的一篇600字的短文，其中使用了45个引号，我不禁感叹，真可谓“引号之最”。